

# 九岁男孩遭父亲家暴 嘴咬烟蒂烫 抓头墙上撞

记者 陈明文/图

日前,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9岁学生小亮(化名),惨遭亲生父亲烟蒂烫、嘴巴咬、拳头殴,如此家庭暴力引发多方关注。昨日在司法部门的介入下,其父写下保证书,并向儿子道歉。

## 孩子受伤,老师家访讨说法

事发当天的早晨,小亮和往常一样走进教室,但脸部多处伤痕引起了班主任的注意。从孩子怯生生的话语中,班主任得知,小亮遭到父亲两次殴打。校方当即决定,上门为小亮“讨说法”,但孩子奶奶的回答让校

方大跌眼镜,“不听话就该打”。

在学校办公室记者看到小亮时,见他脸部被烟蒂烫有一个深深印记,下巴处留有被咬的牙印,头部的淤肿及额头处伤痕仍清晰可见。小亮告诉记者:“放学和别人一起玩

了一会,回家后,爸爸先用烟头烫脸,再抓头往墙上撞,还用拳头打。晚上爸爸喝了酒,就咬我。”“爸爸以往可打过你?”小亮称,数不清了。在小亮的记忆里,自母亲离开他们后,就很少见到父亲笑过。

## 恨铁不成钢,父亲暴打孩子?

看到记者因小亮的事情而来,其父亲吴某非常意外,对殴打和烫伤孩子的事情他坦承是自己不对,但并没有虐待他。

吴某称,因自己无房产和一技之长,4

年前离婚后,就带着儿子租住在这里,靠打零工度日。吴某希望儿子能“出人头地”,可孩子偏偏不听话。

就此吴某认为,自己压力太大,在没有

地方释放时,看到孩子顽皮,就动手了。“打后我也非常舍不得,夜深人静时看着熟睡的儿子一个人经常流泪,回想起来都是自己不好。”

## 父亲写保证并向儿子道歉

昨日该镇司法所依法介入调查。据胡所长介绍,因考虑到小亮没人带,暂时对吴某没采取相关措施,但对他进行了教育和口头警告,同时要求他就其行为写了一份

保证书,并将谈话记录在案。胡所长表示,已责令吴某将孩子带去检查治疗,对他家庭情况将继续关注。

这一纸保证书是否真的管用?恐怕没

人能保证。在相关部门进行监管的同时,我们更期盼吴某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对孩子多一些耐心、多一些爱心,少一些打骂,还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。



吴某向儿子道歉后紧紧抱住他

# 身患癌症又遭丈夫诉离婚,还不给进家门 砀山女栖身杂物间靠乞讨度日

记者 赵汗青 志强 文/图

砀山县管庄镇28岁的女子刘环(化名)同丈夫王永(化名)在杭州打工,今年4月份被确诊为乳腺癌。手术后,其丈夫却离奇“失踪”,而不久之后的一张法院传票更是给刘环当头一棒——已结婚六年的丈夫突然起诉离婚。

砀山县法院开庭审理后调解无果。自10月26日起,刘环被娘家人劝回自家,她下定决心回家却被公公婆婆反锁在门外。刘环至今孤身一人住在自家的窝棚里靠讨饭度日已半月有余。



刘环无处栖身,只能住在杂物间里

## 女子被挡家门外靠乞讨度日

在安徽最北端的砀山县城向西北约十公里的官庄镇权王庄村,记者找到了刘环:一米六的个头,脸色苍白,戴着假发,说起话来声音微弱。“10月26日,我从娘家回到权王庄村的家。可是,公公不让我进家,还拿板凳要砸我。”刘环说,眼见公公要动手,她报了警。

该村老村主任王二利说,今年10月份,他曾经主持过调解,但未果。“这个事已经起诉到法院,我们现在没有能力管。”王二利说,后来公公就锁上家里的门走了,进不了家的刘环自己觉得没脸回娘家,自己只得住在走廊里,用草垫在地上。11月8日开始的阴雨天袭卷皖北,走廊不能再住,刘环把薄

被抱进了堆放杂货的屋里。那个屋子没有门,也没灯,屋顶烂出几处天窗。成堆的杂草、破毡布、板车架,还有一张木床,上面的花色薄被已经发黑。刘环半个多月来就住在这个窝棚里。

“你住在这里,晚上不害怕吗?”记者问。“怕又能怎么样呢?”刘环说。没有水喝,打机井里的水;没有饭吃,她自己去找别的邻居要饭。

周边邻居知道刘环的情况,有时吃饭都喊着着她。可事情不久被刘环公公知道了,“他(刘环公公)打电话给我们,说谁要给她饭吃以后就让谁难看。”邻居说,大家知道他难缠,所以后来都不敢叫刘环吃饭。

## 事因患了癌症婆家不愿花钱?

刘环之所以受到婆家如此对待,她认为是因为自己被查出癌症后,婆家不愿再在她身上花更多的钱。

刘环介绍说,2011年3月份,在杭州市萧山区一家服装厂打工的她,上班时间突然感到胸部锥痛,下班后便前往医院检查,结果让她大吃一惊,是乳腺癌。慌了神的刘环急忙告诉丈夫,王永与家人商量后,让她回老家医院确定病情后再说。听从了丈夫的建议,刘环回到老家,经砀山县医院确诊为右侧乳腺癌。

癌症对于来自农村的这对夫妻来说不啻晴天霹雳,不仅难以治疗,而且花钱也很多。经人介绍,今年4月7日,刘环和丈夫王永、父亲刘某,赶赴河南林州市做了手术,并于4月30日出院。

在林州,王永告诉妻子,说要回杭州找工厂结工资。刘环觉得王永已经陪了自己那么久,也就同意了。但到了杭州后,王永却似乎人间蒸发了,刘环再也没能联系上

他,手机或是没人接,或是关机。“他是不是不要我了?是不是嫌我有了病?”回到老家砀山,忐忑不安的刘环扑在母亲怀里哭了起来。母亲安慰她:“他可能在有事,或者手机没有电了。”在母亲眼里,女儿和女婿都是老实人,婚后没红过脸,没吵过架。女婿以前还到家里住过几天,一直都很和气。

手术后还需要吃药、化疗,这都需要钱。打工几年来,夫妻二人的积蓄都放在王永手里。由于联系不上丈夫及婆家人,刘环只得求助自己的父母,至今父母已经卖光了家里的东西,才凑上了五万块钱给女儿治病。

刘环和丈夫已经结婚六年了,一同外出打工,夫妻俩每个月能积下五千元钱,有了一定的积蓄。“我们这些年存下了10万块钱吧,王永人比较老实,以前对我也很好,我们在外打工的时候,晚上他还帮我做家务。”刘环回忆当年的夫妻恩爱,忍不住落泪。“王永全家都在外面打工,比较有钱。”砀山县官庄镇权王庄村的一位村民这样评价王永一家。

## 苦等丈夫却等来一份离婚起诉书

丈夫王永“失踪”了,公公婆婆都在外地打工,刘环也联系过几次,却总是关机。由于没人在家,刘环在娘家待着,善良的她一直在等着丈夫来接她回家。可是刘环怎么也想不到,今年6月16日,她突然接到砀山县法院的举证通知书:王永已经在法院把她告下了,要求离婚。

记者看到,在一份由王永署名的民事起诉状上写道:由于刘环未能怀孕,夫妻两人经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,每次都是在忍让刘环,而今年刘环又患上疾病,全家为她花去了五六万元,双方感情已经破裂,请求法院判令两人离婚。

王永的代理人王宜利告诉记者,他只在开庭时见过当事人一次,而具体情况都是由王永的父母在操作。在庭审中,王永坚决要

求离婚,法院认为夫妻关系还未完全破裂,坚持调解。

如今气愤不已的刘环父亲刘某以遗弃罪向公安机关报案,公安机关立案侦查,案卷现已移送法院。砀山县法院副院长张百昊说,由于法律程序中“先刑后民”的规定,作为民事案件的离婚案现在已经中止审理。记者通过多方联系王永及其家人,但未能联系上。

“你恨王永吗?”走在权王庄村的路上,记者问刘环。几十秒的沉默后,刘环说:“我就不明白俺对象咋就这么绝情。”又过了几十秒,刘环又重复了她在漆黑无人的“家”里说过的话:“5月1日王永走后,他就再也没联系过我,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绝情。”